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8.03.020

意识感受性:代体宾语产出的认知范式与心智模型

周彦每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10)

摘要:意识感受性是意识生命有机体的主观性存在状态,是人体大脑主观判断的重要介质和认知范式,它架起了个体意识与心理内容之间的桥梁。作为触发语用世界的神经中枢,意识感受性凸显了大脑思维的“自觉知”意识,贯穿于语言主体意识从“感觉”到“感受”的认知过程。具体而言,代体宾语句式的产出以感觉初始意识为基础,唯有经过意象发展意识的牵引,才能形成具体的语言形式。从心智过程来看,联通、提取与整合是代体宾语意识感受性表达的基本通道。同时,代体宾语句式产出的心智过程包含感觉、逻辑、顿悟三种思维方式,三种思维方式在大脑意识感受性中渐次出现,共同规约着宏观语言形式的生成和微观语义的运用。

关键词:意识感受性;代体宾语;心智

作者简介:周彦每(1982—),女,河南信阳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新乡学院大学外语部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相关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5YJC740145);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CY025);河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2018-ZZJH-407)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8)03-0121-06 **收稿日期:**2017-10-23

心智是大脑抽象的心理活动,涵盖感觉、思维和表象等不同范畴。心智过程具体表现为特殊的心理意识形式,如想象、类推、联想等思维活动。人类心智和认知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具有语言、思维和文化三个层次的认知,而动物仅有神经和心理层级”^[1]。这是因为,语言本体虽然可以视听,但“语言产生的心智结构和心理过程却只能通过模型假设来构拟”^[2]。作为一种特殊的动宾句式,代体宾语是在常规宾语位置上代入非常规性的宾语^[3]。进一步而言,代体宾语是宾语部分替代受动词支配的常规对象,与动词产生非真值性语义格局关系,如“拼颜值、吃大碗、打瞌睡”等。毋庸置疑,代体宾语句式表达中的虚拟搭配关系与人类心智过程密切相关。从语言主体心智的视角研究代体宾语,可以扩展代体宾语研究的理论空间,打破既有研究对语言本体认知范式的窠臼,展现代体宾语产出过程中自我觉知和意识感受的深层互动。

一、意识感受性:代体宾语产出的认知范式

意识是一种主观性的实在,感受性是有意识生命有机体的一个基本特征。具体而言,感受是受客观世界刺激的影响所产生的体会。赖尔曾有言:“有意识的心智状态与过程具有其他自然现象所没有的主观特殊特征”^[4]。意识感受性是指“在我们各自的意识经验中那种特定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5]。因此,意识感受性的内容往往具有“像什么”的形态^[6]。作为触发心理世界的语用发生机制,意向感受性不仅是一般性的客观存在,而且是个体大脑主观判断的重要介质。

约翰·奥斯汀认为,“我们从来不曾看到或以其他方式感知到物质对象,至少我们从来不曾直接感知或感觉到它们”^[7]。面对不同的语境,同一语言主体会产生不同的语用感受。比如,在打电话的时候,甲说:“我,王小松”,在表演话剧分配角色时,甲说:“我,王小松。”这两个语境中,语言主体虽然都用了相同的语言用例事件,但却表达主体不同的感觉和感受。在前者的语境中,语言用例事件表达了“自我”的感知和“我是

谁”的感受；在后者的语境中，语言用例事件是要表达“我要扮演王小松”的意向性，表达对“王小松”这个角色的相关感受。可见，作为语言认知的心理介质，意识感受性对语言主体“觉知到的东西”首先进行“裁剪”，才能形成稳定的心理属性。因此，意识活动的“自觉知”过程，表现为语言意识主体“感觉”到“感受”的认知过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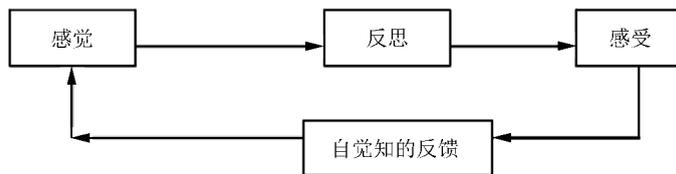


图1 “感觉”到“感受”思维过程图示

在代体宾语表达的生成过程中，语言主体意识当中的主观感觉和意识感受是有区别的，如例(1)所示：

(1)钱少的人则找一小小饭馆，往南便吃海鲜，往北便吃野味，再不就是吃民俗，吃风情，吃原始，吃官庭——诸如此类，来的都是客，吃得都一样，一点花招都没有。（方方《永远的话题：吃》）

在例(1)中，“吃×”这一代体宾语的运动事件是“各式各样的吃饭活动”。在现实生活中，说话主体用眼、耳、舌、身等感官形成的视觉、味觉、嗅觉等进行感知，将既往吃饭的地点、目的、环境、心情等信息存储在大脑中。在上述语境中，表现了语言主体“为了各种目的而吃”的意向性，因此，吃饭地点的选择，一般会定位于在具有某个鲜明的特征，对“吃×”的运动事件进行感知和感觉，进而产生一系列“像什么”的感受。因此，激活语言主体“吃饭”的相关感受，形成新的意象，在宾语部分形成新的注意焦点，突出了吃饭时的目的、环境等形成的心理感受，形成了一系列在例句中“动词+代体宾语”的表达。

概言之，在代体宾语表达生成的过程中，语言主体获得的是“听见、看见、闻见”等感官刺激所产生的感觉信息。语言主体将注意力定位于运动事件上，借助于宾语的特征进行自觉知的反馈，得到“动作”和“宾语”组合的新意象，同时获取了对运动事件的感受。因此，唯有借助于视觉、味觉等所抽象出感觉材料，在说话人的思维中形成以“我—（自）觉知—运动事件”的组织形式，才能凸显意识感受性的认知过程。

二、心智过程：代体宾语产出的阶段性认知

代体宾语表达式的生成贯穿于语言主体的心智过程。徐盛桓认为，语言主体的“自觉知”活动贯穿于感觉意识→意象意识→语言意识三个阶段的动态意识过程^[10]。三个阶段的意识活动，勾勒了语言形成从“事件”到“用例事件”的阶段性特征（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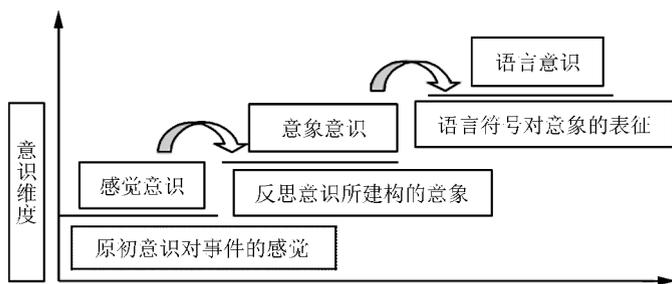


图2 语言生成阶段图式

（一）感觉初始意识阶段

在感觉初始阶段，人体的感官（耳、鼻、舌、身等）将客观事物的感知传送到心智中，获取了对语言活动最初的意识。在人的感觉意识经验中，第一人称的“我”始终是感觉意识的主体，自我的感觉意识通达各个方面，获取对事件的原初意识^[8]。在语言主体意向性的刺激下，产生了原初意识对事件的感觉，感觉意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直接通达性。感觉是由感官引起的独特经验，个体的感受与其既往的经历相对应。基于感觉系统的感性材料是直接通达的，也是“自我”个体最直接的认识活动^[9]。具体而言，语言交际主体中的“他人”无法深切体会到“自我”的感觉意识，“他人”只能通过其语言行为过程判断“自我”的感觉意识。

2.私人内在性。感觉意识的形成依赖于特定语言主体所具有的个人经验。如前文所言，不同语言主体会对同一个事件产生不同的感觉意识，也即每个语言主体所观察的“观测点”针对“自我”思维方式的内在固

有性而存在。譬如,每个说话人对疼痛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说“我的腿很麻”,这个人所描述的“很麻”和另外一个人描述“很麻”的疼痛程度是不同的,因为语言主体感觉意识具有私人内在性,因此感觉意识的私人内在性,决定了语言主体选择语言用例事件描述私人内在性的程度。

3.可分辨性。语言主体的感觉意识对事件的原初感受是可分辨的。这种可分辨性是区别原初意识和反思意识的基础,也是形成知觉和情感表达的前提。语言主体根据个体既有经验和思维判断作出“利己”的判断。如果一个人说“我的肚子饿了”,语言主体根据感官器官获得的信息,判别出“自我”的原初意识是“肚子”的饿感,而不是其他部位的疼痛。丹尼尔·丹尼特对语言交际中的可分辨性作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听别人讲话时,把这些话听成一个不同单词的序列,这些单词之间间隔有少量短暂的沉默空白。这就是说,我们对单词之间的分界有清楚的感觉,这些分界不可能由色边或色线构成,似乎也不以滴答声为标志。”^[10]

概言之,在代体宾语的生成过程中,“代体”产生于大脑意识感受性中原初意识对运动事件的感觉。语言主体的感官受到外界的刺激,自主接收到关于“代体”的感觉信息。同时,感觉意识也是基于“宾语”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原初意识体验。诚然,代体宾语的生成同样具有直接通达性、私人内在性和可分辨性的特征。如例(2)所示:

(2)早春气温低、桑叶不足,他们就采取人工加温,加强饲养管理,薄叶勤饲,使蚕儿吃饱、吃好、吃新鲜。(BCC 语料库)

例(2)中,划线部分是代体宾语的表达。其中,“新鲜”是代体宾语,语言主体想表达的意向性是“让蚕儿吃新鲜的桑叶”。语言主体曾经有过对“新鲜桑叶”的原初意识体验,抑或可能看见过新鲜桑叶的颜色,摸过新鲜桑叶叶子的质感,对其颜色、质地有直接通达的体会。这种直接通达的体会被感觉器官收集后传回大脑。然而这种体会是主体意识产生的私人的内在性。语言主体对对桑叶“新鲜”程度的判断标准不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的衡量体系。其私人性表现在每个人对“新鲜”的感觉敏感度不同,其可分辨性表现在只有“自我”知道这个“新鲜”是什么样的才能达标。“新鲜”的感觉能以“自我”的感觉标准来判断来分辨出“新鲜”与“不太新鲜”的界限。因此,在“吃新鲜”中的代体宾语,其感觉意识就来源于感觉的原初体验,大脑将原初意识存储在大脑中,反思形成感受,再和“吃”这个动词结合在一起,形成“吃新鲜”的表达。

(二)意象发展意识阶段

在语言生成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结合在心智中呈现为意象。语言主体通过“自觉知”的过程获取对本体事件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表征为意象认识。在意象发展意识阶段,语言主体的“自觉知”是代体宾语产出中自我感觉和自我感受的过程。当客体事件被语言主体的意识感受性进行心智加工时,语言主体和客体事件之间呈现出互相倚变的关系,即语言主体赋予客体事件主观感情和情感态度的变化,客体事件呈现出让语言主体可感受的性质。

达马西奥认为:“在实际的知觉或回忆中,你所意识到的这个客体的直接根源是不同的,但是,理解事物的意识却是相同的,无论是通过感知还是通过回忆。”^[11]达马西奥所指的“理解事物的意识却是相同的”指的是在他的意识问题中所提到的“脑中的电影”即意象形成的过程。具体而言,意象是指客体由原初意识发展为反思意识以后,本体在心智中呈现出来的“用例事件”,也就是将本体事件经过裁剪、改造、变形后,在心智中呈现出来的方式。语言主体的大脑运用自己的参数建构从感觉到感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语言主体的意象意识调整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将主体的感情色彩嵌入代体宾语生成的意象之中。譬如,当语言主体听到“水杯”时,其大脑并非总是基于逻辑和规则那样给予推理运算,而是根据脑海记忆的存储出现“水杯”的图式。当然,大脑也可能根据常规关系的规则,将“暖瓶和水杯”联系起来,这就是联想所产生的新意象。在新意象产生过程中,语言主体将自我的主观情感、意向性等赋予新的意象。

对于代体宾语的生成而言,唯有将动词和宾语的相结合才能在语言主体的心智中产生新构念。“构念”是物体的形象在主体脑海或心理中浮现的理想状态,它并非实在客观世界里真实存在。在代体宾语表达中,当主体完成了原初意识对本体事件的感觉之后,意识动态将感觉意识过渡到意象意识。在意象意识当中,语言主体不是单纯的对注意对象进行构念,而是将注意对象与相关动作相结合。诚然,有些构念虽然是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发生的,只是理想状态的物象,但能在大脑意识活动中呈现图画或意象式状态。丹尼尔·丹尼特认为,大脑的“引入多重草稿模型”可以解释大脑意识的意象:“在任一时间点上,都有叙事片断的多重草稿在大脑的各个地方、各个编辑阶段中存在……直到在以语言行为来体现压力释放中,它们的存在为人所

知。”^[12]可见,代体和动作的结合是心智中新构念产生的基础。如例(3)所示:

(3)军事战斗最忌讳两支不同的军队在一起作战,这样不仅不能集中精力作战,还要提防着别人在背后捅刀子。(康一沐《山窝里的科技强国》)

例3中,“捅刀子”是代体宾语的典型表达,语言主体说话时,“被人暗算”就是在说话人心智中存在的构念。“被人暗算”这一本体事件可能已经在视野中消失,但是“拿刀子捅人”的具体形象和疼痛感受,却存储在说话人心智中。说话人将暗算过程中“捅”的实际动作的自我感受进行相似联想和想象,同时结合大脑中“血淋漓的刀子”的图像,进而促使语言主体产生疼痛、痛苦的感受。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客观物理世界中,“捅刀子”并非“往刀子上戳”,语言主体根据根据以往的经验 and 感受,才能找出表征主体意向性和本体事件的理想状态的“摹状结果”,在心智中产生新构念。

代体宾语表达的新意象具有多模态的形态,所描绘的多模态意象意识和意象特征具有多重符号系统,这些系统涵盖图像符号、书写符号、口语符号、手势、声音、音乐等。在代体宾语的新意象生成中,语言主体首先运用官能器官进行感知,获取单一感觉。同时,大脑又并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从单一感觉联想和想象过渡到多种感觉,形成多模态性质的新意象。在意识当中意象的图像、声音和动作等并非能直接感知,其产生的背景是基于语言主体的文化意向和语境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这种新意象可能是在客观世界找不到的事物,比如“飞马”“金山”等,也可能是语言主体根据意识感受性将多种感受进行整合、编辑、加工而产生的新创物象。毋庸置疑,代体宾语的新意象,往往承载了更多的无法言喻情感表达,比原意象给人带来更多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方面的感情冲击力,并随之生成具有新颖性的代体宾语表达形式。如例(4)所示:

(4)法拉利兰博基尼看了都要吃鲸,这两款车实在太吸引眼球,关键还是国产。(蔚来汽车网站)

例(4)中,“吃鲸”为代体宾语表达形式,且“吃鲸”也成为互联网频繁使用的“金句”。“吃鲸”的表情(见图3)也被网友所广泛传播。例(4)句中的代体宾语表达“吃鲸”的真实表达含义为“吃惊”。但是,“吃鲸”是更具有多模态的新意象。具体来看,“吃鲸”的意识感受性首先定位于“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当大脑检索到“吃惊”一词时,就会自发映射到本体事件的原意象。但是“吃惊”的原意象,并没有完全体现语言主体的情感需求——想表达“非常震惊的样子”。于是,大脑根据记忆进行联想和想象,联想到“鲸”的图像——一种体型巨大的海洋生物。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鲸鱼”一般不具可食用的特征。因此,语言主体基于对“鲸鱼”的感知,进而产生“巨大,不可食用”的感受。同时结合能把鲸鱼吃掉的人,嘴巴一定需要张开的很大,得出了表情非常夸张的感受。可见,在产生新意象时,语言主体综合了“吃惊”中的“惊”与“鲸”两字的谐音性所产生的听觉意象,继而对“鲸鱼”附属的视觉意象。因此,语言交际主体用“吃鲸”代替“吃惊”,以突显语言主体感觉到“惊讶”的生动形象。



图3 “吃鲸”的心智意象图示

如前文所言,代体宾语的产出经过“原初意识”和“反思意识”的“身心互动”过程。其中,“身”是物理和客观世界,具有真实性和有界性,“心”是心智世界,具有虚拟性和无界性。“意象”作为“身心”互动的结果,具有虚拟性。维特根斯坦将语句形成的图画称之为“逻辑图像”,认为命题和命题所表现的事态具有摹画关系,“命题的综合大于事实的综合……真命题的综合才是世界的图像”^[13]。可见,代体宾语表达的虚拟意象是基于真实事件基础上产生的意向性表达,语言主体所产生的虚拟意象并非无依据的臆想。

(三)语言生成意识阶段

语言意识的生成是意识动态过程的最后一环。代体宾语在表达的过程中,由语言主体的感觉意识发展为意象意识,再由意象意识过渡为语言意识。可见,代体宾语的新意象成为用例事件并固化为语言符号的过程,就是语言意识形成和语言生成的过程。具体而言,代体宾语表达的用例事件分为前语言形式和语言形式。前语言形式的用例事件刺激大脑中产生意象,而语言形式的用例事件则将意象转变为具体的语言句式和语言符号。

代体宾语表达成为语言符号以后,语言主体的思维结果才用语码固定下来,用于交流和承载文化,进而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形成便于携带、保存和流传语言形式。诚然,“意识形态的运行依赖语言符号系统,而这套语言符号系统的运行则需要一定的表征和意指规则”^[13]。代体宾语的运用,不但受到语言主体生理和心理条件的约束,而且受到语言语法、语义等语言编码规则的规制。毋庸赘言,代体宾语语义表达的内容只能局限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完成,“动词+宾语”表达式受到了语言主体的意向性的管控。从例(5)的代体宾语表达中,考察语言形式的心智加工和受限的过程。

(5)走雪如走沙,一抬脚一迈步都很费劲。(梁斌《红旗谱》)

在例(5)中,“走雪”和“走沙”为代体宾语表达形式。“雪”和“沙”成为不及物动词“走”的代体宾语。首先,在语言主体的感觉意识阶段,对本体事件“在雪上行走”和“在沙地上行走”进行感知,形成原初意识。语言主体又根据原初意识产生身体体验“在雪上行走”和“在沙地上行走”的“艰难”和“费力”的感受。其次,在意象意识阶段,本体事件的物理属性“及物动词+宾语”的表达式,在语言主体心中产生像“不及物动词也能带宾语”的心理感受。因此,语言主体根据使用及物动词的经验,将“不及物动词”改造为“有及物性”的动词。同时,语言主体又根据曾经身体经验,将“抬脚”和“迈步”的艰难程度感受进行了联想和想象。语言主体根据意向性的引导,按照语言系统的规则限制和主观判断安排“走雪”和“走沙”图像位置。因此,在语言意识阶段,语言主体将心智中形成的新意象,用语言符号“走雪”和“走沙”固定下来,进而凸显了“不及物动词+代体宾语”的语言表达形式。

三、意识感受性:代体宾语心智模型表达的三维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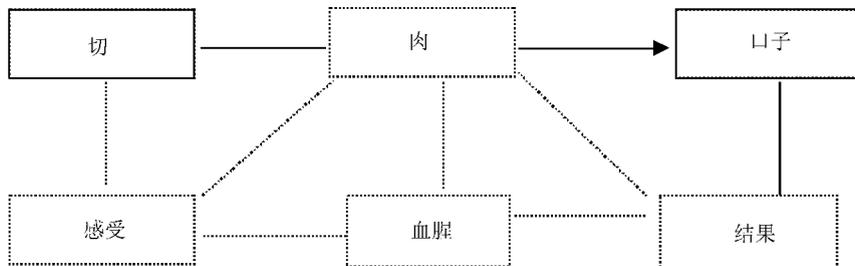
在具体语言运用的过程中,意识活动起核心作用。意识是一种主观性的实在,这种主观实在性总是被某个个体感受到的,故而被称之为“意识感受性”。从代体宾语句式产出过程全面彰显了代体宾语意识感受性的思维活动。因此,在代体宾语心智模型建构中,联通、替换和整合三种意识感受起了关键作用。

(一)联通

在意识层面上,联通是将代体宾语表达式中“动词”和“代体”的搭配所带来的感受进行对接。语言意识发生联通作用也是语言主体对“动词”和“代体”进行概念化存储的过程。从意向性意图出发,代体宾语的运用,需要首先和动词搭配的意识联通,又要和主体意向性联通。联通在代体宾语这一基础性内容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例(6)所示。

(6)他用茶它叮擦擦膨胀的腹部,拿出激光刀准备切口。 (南希·克蕾丝《穆罕默德山脉》)

在例(6)中,“口子”的生成离不开动词“切”的协助和耦合,和“切”的意义联通,形成本体结构的表达。一方面,语言主体基于既往经验中对“口子”的感受为“血腥、痛苦、害怕”。此句当中的本体结构为“用刀切腹部的肉,形成口子的血腥场面”。另一方面,主体的意向性联通为“遮蔽血腥等不好直说的场景”,“切”和“口子”之间存在关联,“口子”是“切”的结果,表达语言主体委婉、希望遮蔽血腥的意向态度。图2为“切+口子”的意识联通示意图,其中虚线部分是联通意象和路径,实线部分为联通后的搭配。



(二)提取

语言形式的产出必须对人脑存储的记忆编码进行提取,提取的内容涵盖语言符号、知识体系、意向性概念等。因此,大脑提取的内容也是意识感受性需要凸显的部分。在特定的语境和意向性心智的管控下,代体宾语皆与常体宾语有相邻或相似的关系,所提取的代体成分为本体结构提供语义表征。如例(7)所示。

(7)小小刚来的时候,还只是个小姑娘,他带着她做实验,她帮着他看显微镜二十多年来,两个人很少有分离的时刻。(朱邦复《宇宙浪子》)

例(7)例句中,“看显微镜”的语义所指为“看显微镜下的细菌”。在语言主体的意向性认知中,“显微镜”

作为某种工具是语言主体“提取”的结果。在心智提取的过程,大脑并非随意完成,这是因为“显微镜”与“细菌”之间存在相邻的关系。从语言主体的直觉过程来看,“细菌”是通过“显微镜”进行观察的,两者在空间距离上最小,具有“工具—对象”的关联特征。语言主体提取“看显微镜”这个代体宾语表达时,“看”这一动作的持续性在意识感受中得以提取。

(三)整合

整合就是将零散的东西彼此衔接,从而实现信息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一个整体。语言整合的过程是元素间相互协助共生共现的过程。在代体宾语的表达中,“动词+代体”语言形式也就是将动作事件的运动方向和和代体事件的内容重新整合,最终生成代体宾语的表达。如例(8)所示:

(8)就拿戚继光来说,尽管他现在厉声斥责曹闻道,但在平时,若是气急了,也是说骂就骂,要打便打,至多只是将抽鞭子、打耳光换成了军前打军棍而已。(BCC语料库)

例(8)划线部分代体宾语的表达中,“鞭子、耳光、军棍”等词语充当了“抽”“打”等代体对象或目标。用意识感受性模型进行分析,是将“鞭子、耳光、军棍”与动词的“抽”“打”的感受联通,再与主体意向性联通,提取运动事件和代体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由于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可能提取的代体的现象特征不同,因此形成了能产性较强的代体宾语。“人”和“鞭子、耳光、军棍”之间是“承受者—工具”的关系,“愤怒、生气”是语言主体——“人”的情感表达和感受。将动词“抽”“打”与“鞭子、耳光、军棍”成分进行整合,进而生成新颖的代体宾语表达式。

结语

代体宾语生成理解的意识感受性理论模型包含感觉思维、逻辑思维、顿悟思维这三种思维方式^[15]。感觉思维属于直觉思维的一种,因此,感觉经验是最简单的认识形式,意识感受性的产生依赖于感觉,对代体宾语表达式所连通的客体事物的认识就是从感觉开始的。逻辑思维是人的理性认识阶段,人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类型反映事物本质与规律的认识过程^[16]。顿悟是一种突然的感悟,是人们在百思仍未得其解时,突然看出问题中的各种关系,顿时对情境的全局或对达到目标的途径有了关键性的把握,从而在主体内部确定相应的目标和手段,这样的思维过程在隐喻建构中也有明显的表现。但是,顿悟的发生并不是无序的、完全随机的。同时,在代体宾语生成的逻辑思维中,要用到联通、提取和整合等思维通道。总之,在代体宾语句式产出过程中,当“常体”确定后,“代体”往往是主体在自身的意向性和当时的语境运作调节下进行的。意识感受性模型对语言运作的机理有着较强的阐释力,也极大地启发了我们的思维,为会话含意、言语行为以及某些新词语、新句型等诸多语言现象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

参考文献:

- [1]蔡曙山.人类的心智与认知:当代认知科学重大理论与应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 [2]希拉里·普特南.三重绳索:心灵、身体与世界[M].孙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66.
- [3]邢福义.汉语语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6.
- [4]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M].徐大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4.
- [5]黄益民.意识感受性与反物理主义[J].哲学研究,2013(12).
- [6]徐盛桓,陈香兰.感受质与感受意[J].现代外语,2013(12).
- [7]约翰·奥斯汀.感觉与可感物[M].陈嘉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5.
- [8]高新民,沈学君.现代西方心灵哲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488.
- [9]塞尔著.心灵的再发现[M].王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77.
- [10]徐盛桓.“主动补旁格范式”为什么可能[J].语言科学,2013(5).
- [11]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感受发生的一切[M].杨邵刚,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43.
- [12]丹尼尔·丹尼特.意识的解释[M].苏德超,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57.
- [13]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29.
- [14]李开.表征·意指·接合[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3).
- [15]王琳,朱文浩.结构性思维:让思考和表达像搭积木一样有序省力[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62.
- [16]唐孝威.心智解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11.

[责任编辑 海林]